

集部

王者事則固欲其有用或誦詩三百而不足乎一獻則綠衣紵絮雖多亦奚以為將必有疏通知治體之士遺淺陋而論著明者也

用威愛之道

問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者務養民以德而已德不足有威愛然而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後世不原於德而務威愛或失則猛或失則寬蓋愛克而罔功者有矣未有威克而濟者也始皇方斧將相方刀沛公

入關民之望之猶鮒逢西江也文景恭儉繼以休息天下滋殖刑用不試而循吏出焉吳公文翁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王黃朱龔鄭邵之徒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嗚呼盛矣而治優柔網漏吞舟民衣食有餘豪傑少年或相與椎埋飲酒亂齊民自瞯氏兩高定襄寺門誅死者跆籍國中股弁而吏治亦從而酷矣夫數十年間上所以為治下所以為俗未大異也而吏緣之政寬猛殊勢若戰氷炭其故何也豈其上賞罰好惡之偏亦有以致

此耶將吏以一切相帥成風遂往不反耶抑所謂循吏如龔黃者使之在三代時其治安所比也而伉直若郅都守正若趙禹又安得名酷吏而已哉或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則戲髀之所固已莫勝不然鷹擊毛摯又不可以為治將求先王所以用威愛之道宜必有說也

蜡

問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物有材人有力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所以為狂而子所以

為樂也記曰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其名安取或曰夏商之祭有嘉平清祀至周而後曰蜡則蜡者將其事則伊耆氏其民則周者非耶不然則夏商之祭與周之蜡抑其事自異也八蜡所記故主先嗇伊耆為神農之氏則先乎神農豈復有為嗇者歟而說者之於八蜡取昆蟲而遺草木又信乎否也臘先祖五祀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見於經或曰是蜡也或曰非蜡也二者竊禮文考之安所從正先嗇古天子則宜若諸侯所不得祭而

仲尼嘗與於蜡賓此魯也而得祭何哉以謂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曰仁可也何以為仁之至曰義可也何以為義之盡凡此於五經為莫重而孫漢以降滅裂而未白者也願詳質之

數

問道無非物物無非數自宓羲氏畫八卦黄帝獲寳鼎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三聖人所以神而明之為後世法者孫數起竊深推之數始形變數實無

形與天地存往來昧昧間不可分若有終始無所得循自一適萬變化無垠復於其一兀然獨在自一而上一莫能載則聖人所以先得諸心幽贊而生以之開物成務而卒於和順道德者其微若此豈直世俗術技乘除子母之差盈縮之間而已哉上以神心執道之樞觀其會通有舉無廢此建五學以養羣士庶幾成材而猶患數之不明操觚持籌凌雜胥史故復詔立博士與弟子員所以待之蓋視四學意甚美矣雖然均數也仲尼用

以述易同民吉凶謂之神物而考諸周官司徒所職僅名六藝保氏所教纔止九數在漢羲和亦為小學至於魏晉第列史官唐雖置學而要之所習類非易數豈星歷氣朔土田粟米朝夕所用於是為急耶將四營二篇其法雖在不有聖人莫之能究耶抑學者必先粗者後其精者耶不然則隸首所作蓋不本於易與易固異也上方教士以此且舉諸其廢而不講之餘固不得不先於其近今其書咸在若九章周髀海島之類設或非古

而所以知數將必自此始顧可忽哉荀子曰學數有終夫學而至於有終遺數可也蓋有不知而作則君子所病諸君盍試精思且副上所以廣學之意歟

文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所貴乎文者以其有别也大人則炳君子則蔚辯人則萃見乎外不揜乎内者如此故古之觀人者謹焉蓋莫謹於漢漢之文同風三代其一時行事類是而陵夷晉宋羣醜

亂夏士大夫相與為言語於鞍馬流離之間因以靡靡不能復振譬之草木百鳥灼然其華嚶然其鳴奄忽物化聲釆消盡而好事者猶往往而傳溺其淫辭以誣法度獨一王通起而論之知其亦有君子之心而知其亦有小人或傲或冶或怨或怒或纖或夸鄙而貪詭而捷以謂皆古之不利人夫玩其文不索其實遂往不反則風俗斯殆而通於此能辭而精之則通也亦可謂知言者非耶本朝以言取人蓋文盛矣士平居入孝出弟行

有餘力然後學文而有司一日之進退則卒不在行今庶幾乎亦欲因其言而觀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能近之必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孔子猶病則通於此其能知者復何以也願并聞之

祭祀

問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德莫大乎天地而王者成位乎其間所以報之其義一也六經不完三王之禮其詳不可得聞已而周官具在學者

講之猶或不明蓋有禮天於地上之圜丘而有所謂燔柴於泰壇有禮地於澤中之方丘而有所謂瘞埋於泰折謂一祭耶而或曰丘為自然壇折封土其義何以不同天子祠天地則天者天神地者地示耳而五帝與昊天上帝同曰帝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示與土示同曰示至其言祀大神示則凡所謂帝所謂示者亦皆及乎否耶日用辛也而有曰用日至犢用騂也而有曰用騂黝服用衮也而有曰用大裘凡此或於地不及焉亦何

義也素車陶匏煎鹽鸞刀是於三王孰考或者其同乎而其有蒼壁又有四圭有黄琮又有兩圭至於樂之變或六或八其數復安取也用辛用日至則歲一報焉而已而或曰祭天歲九祭地歲二多學如鄭氏宜不苟者也此其為説於經又何所質哉上方舉先王之廢典而大緝之雖制度考文天子之獨而討論闕遺則學校之所得共願詳著焉以待旁求

幸學

問王者化民成俗未有不繇於學者古之天子視學與秩節祭先聖先師養老習舞以升俊造而簡不帥意誠美也後世治雖不若先王而至於教學亦所先務漢唐之盛二三王者猶親行焉國家得天下以仁百有餘歲庠序大興主上天縱神智加以緝熙光明所為垂心憤精惓惓惻怛蓋未嘗一日不在諸生也而幾年於茲既卜禘矣諸生相與延頸企踵而望屬車之清塵亦未嘗不在於此也意者肅恭宗廟焦勞萬幾或未遑暇耶無

乃崇術立教大法信備而成材尚寡未足以迓臨幸耶

不然則莫行久之顧且復舉禮儀必肄而後可耶夫禮

儀嘉事博士弟子之所宜朝夕講也嘗試考之先王六

經所載草具其事將以獻諸朝廷或者清閒之燕命有

司警大昕扆在堂蹕在庭章甫峩峩摳衣執經各誦所

聞諸生亦樂乎否也

山澤之禁

問平土宜五穀而山澤資貨殖夫古之為國所重民食

蓋五穀為先貨殖為後也雖然平土以封而不以封者名山大澤而已非曰其可食日用人之頼之與穀同化者於此為饒耶周官井田一夫百畆各有分地而虞衡之職厲禁所施有曰使其地之人然則設不以封而欲作其材焉固授之民也抑所謂厲禁者亦以家受地無得越此而多取耶將萬民共之特以時入不時則不可耶或者邦工王府之入國用足矣而後其餘民乃得有耶不然九賦之所賦以政取之使與夫入者同輸於公

其職宜有常也國家比修六官之屬而曰虞與水者實掌山澤惟曰寶藏所興不以奪民芻蕘雉兎與之皆往若此可也抑法無限則工商庶民不有常職而盜林麓陂池之饒或乘馬食肉而不佐公家之急甚亡謂也弛之如漢不加均節諸侯黄匹夫冶則已寛歛之如晉論以重法至或棄市則已虐盍亦本之三王稽之後世宜必有為法適中可行乎今者幸條數之

問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刑罰雖聖人弗能去也亦曰勿撓勿攖期於清而已踈或漏吞舟之魚而密則無所措手足惟夫咸中時乃有慶主上仁心所以閔焉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厲禁兹省鞭朴用希天下皆曰天子惻怛其於百姓有罪且固去之非固取之嗚呼美矣而議者以謂法欲其久久則吏習而民安輯之十年成而後頒此不刊之典也然而治無常事法固軫轉事之出無窮則法之應之亦無窮抑無復損益耶則

琴瑟不解工不能御亦變而趨時務出其便則朝夕以攺前此者是已惡在其為成書也吏或未之講民或未之觀藏諸有司付在胥吏人有從違莫之避就豈主上猷告示有位與民宜之之意哉且欲如同官歲時讀法使人耳目熟於見聞有善得以遷而有罪得以遠亦奚不可顧商略之

字書

間古者觀飛蓬竅木而知為車為舟觀鳥獸蹄迒之跡

而知為字夫蓬木蹄迒天也而為車為舟為字者人則原書之起豈人力也哉河洛有書鳯鳥有文孰規模是孰制作是譬之一身手足有位耳目有職五藏百骸各有本末能觀吾一身則推而觀夫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虵蟲雜物奇怪其情其狀無不可知而字之説庶幾窮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倉頡能知之敢問倉頡孰與聖人而智若此科斗之變有大小篆與科斗同聲異形敢問因耶革耶因則科斗與篆不殊革則篆不出

乎科斗抑壁間竹書文或非篆必以篆求之其義豈能皆與科斗合哉字之為言孳乳而無窮網罟耒耜迄於宮室皆變而通之以趨後世之利然則即科斗而為篆即篆而為隸儻便一時亦奚不可而隸學者莫道何哉將後之作者其知淺陋不足以知聖人惟意損益無所法象則廢焉可也而自朝廷學校至於家人里巷簿牘檄券咸以隸寫之是又何哉且破桔槔以復抱瓮與民同於初則苟且紕繆而害於義者無若書為甚凡此柰

何

衣服之制

問道化無形蓋有不言而喻人心者至於為之綱紀文章以藩飾天下使民有常德而無覬覦則衣服之制雖其於化民也外抑古人所先而不敢忽者歟冕而垂旒衮十二章王以象道而公侯伯子男其制以是為差燕衣縞衣元衣以養老者不可以加幼緇布皮弁爵弁以加幼者不可以養老都人之緇撮無用於野野人之黃

冠不施於都其義豈無所當哉自天子出以禮義授則人於是馬榮之否則終朝三褫以訟而受者為不足欽豈曰無衣以已所製者非安且吉嗚呼何修而得此於人耶禮義既亡法度不審門闕無苛而奇衺之民用以亂古廣袖之謡流於四方均中國也而齊魯異制況斷髮文身者乎且欲反古以救其獘凡此柰何民無常心惟其耳目習熟聞見者為是今一旦革焉不非且笑者幾希亦其所作有損益所施有先後將俾不悖於古可

宜於今則非疏通知治體者安可以議此頗極言之

屯田

問管子曰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古者患此故當其戍守閒暇擇寛大地而教之耕平居有蓄積之備而倉猝無飛輓之困以之多戰人農則朴朴則易用且力有餘可與持久此屯田之法至於今猶利也漢事匈奴使發射士詣朔方屯田張掖而先零之討趙充國上十二事其說最詳然或者以謂充國之論施於當時為便耳

智者因世而度宜則論無常是敢問十二事者舉而用於今孰得孰失魏以任峻之闢而破蜀晉以羊祜之墾而平吳兩人者之於佐軍功不減蕭何此其為法之利豈無可言者哉國家修六官以正百度而尚書之屬有以屯田名者將沿歷代之法而推行之且自朔方始必得克國峻祜知務之才俾之典領勸課而後可敢問擇人立法何以

賞罰

問或曰治天下欲無事治天下果無事乎唐虞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帝獨盛於唐虞王莫若周其於黜陟廢置彰善而癉惡不能一朝去也而言治天下欲無事何耶上執道之統出應帝王譬諸四時變化其成在久是非已明而賞天下之功罰天下之罪在此時也今考功刑部論為成格非大賞罰功當賜帛罪止輸金猶告四方以為勸沮意誠美矣然天下之人其君子固已宿道向方而小人之革面懷其肺肝或誣

功罪以近賞而遠罰孰從正之齊威王烹一人封一人而齊國人人無敢飾非務盡其情上方示人以好惡動為道言為法則齊人之事猶爝火不足道也凡此柰何將必有博習明於三事之體者知所以救也

開言路

問古者敷奏以言庶言同則繹上有大事與天下共之所以防壅蔽而近公正也漢有諫大夫有議郎有博士凡朝廷法出令下事之張弛皆得以所見預討論故漢

之文章炳然可觀後世因之有百官轉對或五日起居言事或閤門拜章至於建隆淳化之盛亦時舉焉葢其餘也今官制自通直郎而上皆升朝官夫仕而位王朝朝之事何不可言大昕警蹕簪組在庭贊謁而出無所預朝事豈天子所以求多助開敢言之意哉今欲如祖宗故事修百官轉對遵漢用諫大夫議郎博士集議得失以今揆昔勢有因革亦可乎不可願聞其説

平糴

問古者平糴齊物開市不乏所以使農夫俱利抑兼并不得滯穀而饑者食賤也夫平糴以待水旱邊陲屯輸貔貅所聚不耕而仰餔者衆故朔方有便糴有措置以時入穀而措置所藏以待倉卒之發領諸使者付之官屬期會勸課以王命行之無慮不集雖然通都大邑囷窌鱗比獨取諸此則患穀之至不廣亦入之旁近則穀不在倉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轉輸都邑不能無勞又便糴之積以廩吏以餉軍故量入為出僅以足用今

措置之毅非倉卒不發且承平日久烽燧無警借使十年不出則紅腐之患若此柰何抑視年之豐凶以時歛散則備不常具又何以待倉卒之發是三四者有司之所宜聞也幸條疏之

冠禮

問六經惟禮若强人而人之情不可以無禮袒而起趨箕坐大呶則市人亦且睥睨去之常試俎豆於士君子之間端冕而坐則雖有小人猶將歛顏色愧其不似而

欲其似況天下之人其始不皆小人哉此古者重冠禮所以謹其始也嗚呼禮之本意非亡而禮之文滅柳宗元記孫氏冠其子曰某子冠畢則有曳笏却立而外庭大笑者天下不以非外庭而以固孫氏甚矣士君子之好禮者微也上比臨軒悼禮俗之末形以下詢諸生學士諸生學士蓋講議洽聞然或不免於溺辭章而晦法度禮用不舉今欲舉三代之遺而求所以施諸今其義何以三加稱尊而弁服之制不同可得聞乎冠於阼醮

於客位爰字孔嘉使之棄幼志而順成德若是可也以見於母而母拜之以見於兄而兄拜之不已太重乎曰成人而與為禮歟則大夫之冠也父命之母也兄也則禮答父也則不與為禮何哉無大夫冠禮古也而公侯有冠禮為夏之末造則古者冠禮蓋獨施於士抑童子未成人而顧得與士齒其說又安取

歷

問天地始於無始日月五星寒暑昏明之運始於天地

而歷之原與有物者同始漢以來傳所載有黄帝調歷而其文不見於經所見獨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與中星實日餞日而其法不詳於傳故學者忽焉夫先王所以正時作事厚生者於是乎在且其事則堯之所謹也顧不務哉抑經所見因推以為歷使後世宗之亦可乎否也自漢至唐語歷者凡幾家而術凡幾變其名察發斂大較安所出其損益盈縮以求合孰者為疏孰者為密其施於人事抑遠耶近耶或曰歷本於易而律治之

易之數與律之數皆不改而歷必改易與律不改以之求陰陽每合歷必改以之求陰陽又每合若此何也以謂天動物動久必差差則必變以求合其說最近然知其久將差則遂為法焉進退後先以齊之世豈無智者哉日官不能底日而日御不能不失日今欲復修其職而總其事其擇人柰何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故凡語歷必求諸儒者為能盡願討論之

貨利

問爲國之所患法亡限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幹於公庶民農工商賈乘時取予富至侔封君或不佐縣官之急而貧與拙者益困故爲之法曰更繇租賦鹽酒茶礬其物有禁絲麻竹木鳥獸魚鱉果蓏有筭上取焉輕十一重十二下頼焉多十九寡十八繇漢以來未之改也雖然法曰設貨曰出民用不加少而縣官之力滋屈猶曰法未善從而改之所以勸課推行第其增耗而爲之賞

罰甚明且具矣而吏曰趨事比不增民疾作赴上而病於莫瞻凡此何也夫人才無常是可則用之要騏驥以千里責貍狌而捕鼠用所在也賣醬隃侈洒削鼎食胃脯連騎馬毉擊鍾彼其以匹夫操是權而私之則與千乘同利乃至官師有司之貴禁凡自我莫之或奪而堇乎維日不足顧匪拙歟朱公在越而越彊適陶則三致千金卜式牧羊而肥以致卿士以謂治國猶治家則將欲興利盍試求之朱卜之間抑可哉

儒

問荀子曰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又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霸所貴乎儒者道術無所不包非呻吟詩書俛焉白首之為賢其舉先王之事而力無不可為之為貴然而管仲霸者佐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仲尼稱焉曰如其仁其功之在天下豈少耶世之言儒者曰孔氏之儒受業身通如由與求仲尼論其能乃不過於為宰而治賦尚且以自許使民有勇而見哂為

人聚歛附益而得咎至或見比於具臣何耶以謂真儒必周孔而後可則後世之賴於儒者何其寡曰不然歟則以由與求而尚不足蓋才之難若是烏在其為童子羞稱五霸也漢之名臣如賈誼董仲舒推明六經尊師而重道則仲舒為純博達古今計利害於始萌探安危於未形則誼為當然而劉向謂仲舒伊吕無以加而管晏殆不及也至論誼則曰伊管未能遠過其才之長短等級固若是乎將向自離而言之未始為輕重也抑誼

之好學俊傑特出董生何以先之江都之治乃牽於春秋災異而五餌三表亦不免見笑於術疎豈二子者終未可與大有為耶將漢未嘗舉國而聽之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舉人臣陳瞻燧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五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皇帝論北事書
臣晁補之謹齋戒擇日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竊年抱經志願局促緑衣紵絮多學無益竊甘野人自曝之温輙昧廣厦重裘之燠退無尸祝尊俎之位進干庖人操

刀之職不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賜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先舉者以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治凡此所缺特北邊一事而已臣思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設教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事或經聖慮者庶幾在此迺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萬一則臣區

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為緑衣紵絮多學無益夫豈惟天下幸甚臣之師敬臣亦若此也北人強悍屢冒故疆使天下百年有為兵不得藏今四野肅清邊不告邊而縉紳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憤悱爭道利害者非願於太平無為之時生事覔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舊有未復而已獻言陳計者踵相接於國陛下優而容之如假種借耕久貸不償亦不以券責豈非周慎再思萬舉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施所

輕哉內治未具不遑外憂心腹既寧手足當治以今準昔莫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泳不以時去設不害事而鼁黽日喧乃臣之所願為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國之師責中國之地得地而師解不為無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披圖在目長想遠慮則窮髮龍堆引領內附不待前箸而臣私憂過計竊不自揆忘已之愚不敢膠柱鼓瑟御馬以書陛下一發天光使得竭忠則言而有

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方之敵莫盛漢唐而所以制之亦漢唐為得三王以前事不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為防徧舉悉數則孰與四庫之書終始為備百職之謀同異致詳故臣輙皆置而不論論漢唐之所以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於畿內鳴鏑渭橋按轡六軍敗于朔方百姓陷於絕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單于滅兩突厥擒回紇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漢之賦盧龍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

至此然後知北方之敵雖莫盛於漢唐而所以制之亦漢唐為得也冒頓烏維力足以弊漢而武帝雄才數戰不倦匈奴絶漠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奔走逃竄罷極苦之夫搏鼠當庭善遁易失灌垣熏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此其情自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飈風而太宗知兵善戰虜在其術中而不悟兩陣馳語二主坐攜六騎臨水羣酋奪魄指靈朔之境曰我將滅之命

有司更所與書為詔若勑思摩孱懦至感恩流涕願為鎖鑰永鎮北門蓋五十年無突厥患臣嘗壯二主以謂得一時之權置三王之事則漢唐之事猶在中策何遽無策乎今臣又計之耶律雖桀驁其彊亦未有以過匈奴突厥者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世制之得術可使繞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餘年而不暇營哉臣請為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外裔無大君長種落部族不相統攝捽捘鬬擊彊者為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餘處勝不

相推敗不相愛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無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無耕田作業故其人食足不勞無文書約束故其人一而易使無營陳行伍故其人戰自趨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以其智力雜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敵人之至閑故其自視常以無法勝中國利則烏合誘而從人不利則雲散四去欲追無所自漢時冐頓盡有北陲之地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之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

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粟或者以謂彼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國之好為重至佩印綬服爵命廢一置一皆決於朝廷其人之在中國者或樂而忘歸北方自是益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令料之則盧龍范陽中國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彼無一長雜處而交治欲其民胥聽約束而下已難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頓烏維伊穉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其力

為中國患武帝中年力盡於用兵而朔方之患無歲無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尺寸之地而陰山草木茂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輙奪焉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利延陀之兵皆號精悍數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畿内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餘力完不弊日削月剥至奪其地而隷都護府不敢輙怨蓋未有坦然肆志擁據形勝之地負恃甲兵之强如耶律之侈者臣嘗計之其君亦非有冒頓頡利等輩沉毅雄

勇之姿阿保謹特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謂晉之立自我晉亦不勝其德而屈之故獻納不絶使者相望且將竭府庫帑藏以博其歡心而敵未饜也此如秦之并吞六國地不盡兵不止亦足悲也夫人之情勝則驕驕則不自彊乘秋未霜則水濱之腐草猶足以爭明於陰夜天寒既至萬物將肅則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明與賢類皆柔懦不事事隆緒稱多謀不能復振焉宗真好樂兩母爭權至内相殘當是時皆有可乘之隙

而中國不取迄於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
臣知今日之治與璟明宗真末大異也夫知敵之主知
敵之將則每戰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亂此其可取之
形二也石氏之割地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無以異
於晉惠公河外之列城買入而已無積仁累義之資一
朝而有天下舉天下之大緦緦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
重割地哉譬窮室之人驟獲千金不能經營販夫孺子
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鄰則四

鄰之外所衣食者猶我有也尚誰得而嗇之哉石氏既亡京師不守中國為之一虛當時人君内憂其腹心外病其四鄰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契丹得以竊計其不及圖已而跳踉虛喝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至於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戰而勝以復三關繇是言之契丹雖强中國雖積衰之緒猶足以勝之況治朝哉耶律明時勢已浸感柴周之取三關蓋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其平

居蘺然不顧跳踉虛喝豈固敢吝其非已有之分為所常守之資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古心有所懷感動萬里柴周叔世臣豈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運偶聖人時在千一富萬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勇則萬柴周斷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攻外裔勢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龍興不折一矢不馳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夏商之興莫若此之

捷也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於大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迄奏功然倉廩之羨士卒之銳殫憊於河東太宗為社稷長慮慨然太息有恢復心士不弛弓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數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聲如在天上敵不素備而燕城遂圍分軍收城所向輒靡天下以謂遂無契丹幽燕之人老弱登陴而望爽輿無意復戰彼之計自謂力不足抗乃為先聲張言兵至號五十萬太宗重愛

民命不肯以力服人欲退修德以懷之而師久翺翔士馬南首亦有怠意幾舉而捨燕既釋圍而諸將所下輒復失之蓋臣聞之城中有謀執其帥而降者王師既還莫不泣下雖然契丹自是始有疑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兵景德之役乘中國不虞大舉來攻章聖北巡天意助順獷弩竊發遂隕撻蘭敵相顧自失屈首請命亦無復闚志當時之議以謂乘勝席卷兩翼遮前大軍從後可使無遺噍而天子嘉其既服亦棄不戮彼始痛

自懲艾以謂戰勝不可得而恃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計議無素倉卒北狩然而一舉幾復章聖以敵出不虞至圍輔郡出師逆擊然而一戰遂却况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舊敵不加彊而中國之盛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芻蕘之言垂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謀御將訓兵臨機料敵出人意表舉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如視嬰兒嘗謂契丹之衆不過二十萬吾以十縑購一人二百

萬縑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將不滅衛霍滅越滅吴滅江南滅蜀滅河東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於内府士卒平居無事奕博超距志意無所騁當是時中國特不舉設有為彼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無水旱兵革法度致修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山積水委漢唐所無則成太祖之志臣以謂固在於今日陛下建學設科使為士者知兵頒教立法使為兵者知戰十有餘年墮慢疲軟之氣既獲拯矣而堅甲利兵羡於四邊偏

州小戍不移而具臣竊以北道三數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庫之藏足以衣被十萬況濟之以大司馬之備也驃騎西征偏師南略河湟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內附而飛輓之煩不及於邊民此其美古未有也舉事動衆宜百日之費者今千日之費不憂乏宜百金之賞者今千金之賞不憂匱蓋非徒以重費重賞爲得也要以爲前世之所不爲者知今日之能爲之而已順流建瓴如風靡草以臨不加彊之敵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

極陛下亦既知形則不圖而何待臣請為陛下言所以破敵之策夫欲興大事所病者兵不衆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殭之敵如孟賁之戰嬰兒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獨計以謂非勝之難所以破之者實難以樊噲之驍悍自意得十萬之衆足以横行於匈奴而或者曰樊噲可斬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髙論而慷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語無施於實事則陛下尚誰取之今臣則

不然舉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非三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而可集銜枚縛馬口千里奄至為計甚秘而人固有知之者矣綿十許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難阻塞而陣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雖衆食雖充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為陛下効臣之狂計蓋昔者尉陀據越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獨上書發巴蜀罷人下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維拒劍閣鄧艾乃潛自陰平馳無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後

主兩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今敵之勢亦何以異此臣請先為樓船百艘精甲萬人浮膠東待渤海而勿發使大軍出次於王畿聲言以十萬出瓦橋瓦橋敵所備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潛軍其東以五萬則自滄趨平州同時而偕發潛軍其西以五萬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偕發平雲非敵之所素備則滄代之兵宜易入兩翼偕縱則燕

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州戰且誘以稍西行附於尾橋之大軍西軍入雲州戰且畧翺翔乎蔚朔之間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尾橋之大軍與東軍合勢而偕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棄平州平州備少懈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間入平州平州下則營并舉矣乃間使渤海之師通高麗曰中國貴故地高麗宜以爾兵從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絶險以徑中京之南繚古北之後奪關而守之謹守勿戰敵

狼顧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大軍合吾兵益張乃稍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滿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頓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三萬則是野戰以拒敵之大軍者猶十七萬也度敵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容矣敵之名統軍在燕城者其所護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

止借使臣所聞未實敵能盡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渤蹊矣而大軍相待倉囊未決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鋭師濟以臨衝雲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間使張良陳平不愛千金從反間陷城中大姓之子孫能以禍福諭其衆使内附者許以封侯萬户之賞彼在契丹或身居將相而服衣食飲不免於輿皁之賤一聞德音宜有發憤内應如望并汾之師者一人有心則舉燕城之内其勢揺矣燕城可圖則山前後之地雖未盡復可徐致

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敵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彼無空國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練奇兵間道他徑反乘我隙我大軍遠戍深討而敵兵出於不意𢥠燕而自圖則前功一發而盡廢欲勿𢥠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舉塞上下許州言之大軍出瓦橋矣又五萬出滄五萬出代敵亦以其軍三析之而應我滄翼其右而霸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敵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與

廣信安肅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敵雖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廣信入安肅何則吾為之守者素也置是數者自渤海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敵之所宜便而其所不當忽萬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彊乎昔唐安祿山以范陽亂稱兵道沙漠犯京兆不朞月耳臣嘗考之圖志則祿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跡具存不可不察也國家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者思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彼之出於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

臣之意料之合單于之才不聞其沉毅雄勇敢為難制如冒頓烏維頡利突利等輩比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説所稱闕持勒暾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帖帖然慕聖道學文字工言語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彼計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遂則臣之所料不過舉國興師烏合蟻聚而已使彼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師無以伺其利則我東軍扼獨老符家私亭口之石以西軍扼桃峪紫荆金坡口之左使其東西不能

出奇而後大軍鼓行而陣以挑其南彼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必有内顧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薄勿逼緩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關而無奪以開其生路我亦視白溝之南塘水之浸所從歸者狹何以異於淮陰泜水之傳餐東西與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無所往其心宜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乘其會則攘而扼之於井陘莫利乎此顧為陛下將者如何耳臨衝雲梯器械致脩士力致完

以中國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敵則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為而不下燕城下坐其積以賞戰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無飛輓自京東西與河朔之列郡更輦緡穀以實之臨以重臣列亭障於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與全燕河湟遼遠城中素空匱中國且能保而實之則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束營陣行伍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今以中國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則凡石氏之

故地猶不盡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猶有說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明而軍無選鋒則兵不可以交不選鋒而不較長短不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為陛下言所以必勝之道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五者為今之慮士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計以謂令選於班列以將名官者患未試而已夫將欲興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臣君所

信功業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權重威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之衆而重臣得其人軍之命定矣千夫長萬夫長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後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耶則天下必有蕭何之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不然則趙括之易言不窮天下幾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畝之宅者持籌挾筭擐甲百

萬守地千里脩然不勞乎其間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劒志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孫吳然臣以謂是何以異於宋人之遺劵容數其齒而曰吾富可待豈不誤哉陛下知人能哲與大事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議然臣以謂舉二十萬衆而為之吏者二百人所試者在此而已子文之治兵終朝而罷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終日而罷鞭七人

貫三人耳然而君子與子文李廣之行軍逐水草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斥候擊刁斗自衛然而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馳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却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閱天子擐戎服以令賢如郭元振幾以失軍容而誅而薛訥解琬乃獨有不動之軍教使然也今天下

之吏以將名官握兵柄習軍事者環列於輔郡追數十人平居無事大車駟馬洋洋乎國中與之言兵而不能者幾人若此臣豈敢以為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擾攘也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所以用則向之四主者凡可以委之大將而已以二十萬之軍度百日而後罷厮役在馬人日精二升則率兩日而食非

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邊儲不足以給則不可不權而入之於民今天下之買爵者緡錢五千萬得一尉下乃助敎極矣為之說者曰商賈之子孫不可以揭而加之於民上此為說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游手不業計窮力盡者皆起而為兵能犯矢石致頭首有一日之勞則紆朱懷金美爵厚廩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於盜賊白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棄矣甚者竄山林晨夜

嘯聚州里爲之搖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則賞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夫商賈之子孫雖其類則賤刻未至於盜賊哉臣請賣爵如漢故事惟勿爲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他秩得比朝籍與京師官率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爲之等級以授事定而止不過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晁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在此陛下幸聽焉則其詳有司可得而講也何謂知地夫四夷之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不同

猶之城市之與山林並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嘗同也百蠻之地皆阻山負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應就其近者調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道里之遼首尾衝決倉卒不救設或遂能致之其土地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萃百萬之衆而頓絶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敵不能譬之逐兎叢林遇穴而失則良鶩逸足猶翺翔徬徨雖巧而無所効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羣夷皆絶遠致險論其近而與中國比者則莫

若朔方盖古之時本非與中國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於寒霜遠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蓋李牧破林胡𨒪斥地千里而且不能各自漢至唐迄於五代始侵尋蔓衍寖有中國之地自王畿而言則白溝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舉朔漠之事十日而傳之可聞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文書約束漢也營陣行伍漢也舉山前後之地而言之無為而非漢者臣嘗披圖而觀起白溝趨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泰

谷崆峒之山環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而北衆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縣燕城之三隅東西南北衆山之塞川關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之産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何動而不可圖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動而不如欲顧爲陛下將者如何耳何謂明間夫書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比臣讀孫子至所謂賞

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則敵衆我寡亦勝敵彊我弱亦勝敵實我虛亦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無備亦勝而聖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後即戎而其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以無敵于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義則不安至于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忘而所謂權焉者盖聖人亦多有

之而未嘗去也孫武無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于王者之事間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如此而已聖君絫之以獲將士之心大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士卒獲之以幸封侯之賞敵國取之則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國實燕入秦關而東吳破漢厚閼氏而冒頓解唐語突利而頡利疑此中國之以間勝者也韓王信在外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在外而匈奴入上谷中行

偃在外而漢不得美幣市匈奴以至于唐突厥以萬榮侍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而入涇陽此敵之以間而亦勝者也自昔兵家之用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數此其理易知其事難成天下不乏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仗社稷之神靈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裹幽薊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實可因而食使彼粟虛可因而墟也地可知間可明夫然後合三軍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謂選鋒越有

君子五千人秦之鬬士倍于晉若此皆選鋒也凡兵尚義而保氣義之所勝愚可明氣之所加柔可彊人之情非有鈍利之殊也顧上所以表之何如而已一夫當死市袒裼而呼則千人為之失色童子按劍而先登則七尺之丈夫全軀保妻子者猶為之卻也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大壑臨之則魄墮而懼狼狽卻踵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蹈其危使為士卒者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為安蹈大壑不為懼

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堅陣哉吳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勇遽前取首而還吳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吐蕃逼奉天渾瑊進單騎馳之挾其一將躍而出一軍皆譟臣以為若此者皆可賞勿誅而吳起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選然而不校長短則臣以謂兵不可以交何則天下皆以北人為善用兵而臣獨計彼非能出奇合變循環無窮也顧其長在騎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半出朔方而其能挽弓騎射蓋亦天性使然趙武靈

王變服騎射而踩是以取中山此其為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冐頓控弦百萬白登之圍騂駹驪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馬戰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漢武帝中年鋭意馬備阡陌之間盛或成羣比戰數勝匈奴罷極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度漢之傑以其長弊匈奴亦在騎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陀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數以徒勝執馬者既收而徒不能復為卒以取敗自是益自知其短于徒中國亦慕其所長

而術制之比者朝廷置騎射又教民畜馬意良而法美

矣而或者民之馬雖畜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

甲則民馬皆可以假而習夫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

然而教訓之不安以之當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乎荆棘

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恐非敵也陛下誠用臣說則

義勇保甲之籍于民者方其教時皆使之知習騎騎不

足則更借之乎民馬嘗入而籍諸官者皆假之則民力

不勞而馬不病不過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

則漢之戰何以易此雖然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
昔為國未嘗不其說以誚海濱之蚌鷸兩自斃而後人
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與中
國通漢籍烏孫撫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護
五將軍兵北擊而昆彌常力戰為漢軍鋒所殺過當匈
奴遂虛于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
匈奴析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
弱至於裂五單于昆彌與有助也臣嘗譬之鄉邑之小

盜三人而為輩則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爭財而不平則二人者不制而自斃何則其素相知者審也陛下南面負扆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心有所懷唯上之所命迺者高麗折于遼不敢越遼而西以效其一日之力于中國陛下能撫之至絕海蹈越綿數千里而入貢闕廷陛下嘉納遣使報聘增美于祖宗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至皆懽喜擁道自慶未始獲也彼其折于遼久矣宜有所逞其志如烏孫昆彌者而臣未敢

言焉凡此數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在廷一二之士嘗得預聞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雜而議然後臣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為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為度而致誠信以結之彼雖失燕知其本中國之舊而不以為吝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權猶昔時可使如伯氏之奪邑沒齒而無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為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不知其

果何從姑以臣深思所得發于畎畝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揜者獻之闕下陛下好問如虞舜亦幸擇焉韓愈曰惟此蔡功惟斷乃成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學壯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于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戴非常之治沐無窮之休褒衣博帶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倫其所願伸喙道說以求補于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叙而已然臣竊以謂禮樂

為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治區區之愚蓋在于此臣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輒敢不避鈇質之誅而冒言其所不當預之事懷不能忍憤悱自致無以異于傳之所謂怒鼃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蔀屋之幽得以容則臣疎遠之言庶幾乎可採而無罪若乃安畎畝之賤而不知聖人之世三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會為難遭則臣之倀倀不出門庭其失時亦極矣伏惟陛下

萬幾之暇一留神聽焉天下幸甚臣無任俯伏待詔激切之至臣補之誠惶誠恐謹昧死再拜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五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六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書

上皇帝安南罪言

臣補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賤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闞然而鼓堂

然而陣身被堅執銳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羣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垂霧横暈珥光怪背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臣不能畫地聚米相險度夷左青右白前烏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髙陵知逆背丘知向林木之隰葭葦之

陂一迂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繇以入所從以歸交挂圯絶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於嶺東出而漁於海徼關棄傳内外為一若是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荆棘泥

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以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趾莫非王臣敢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

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面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壘連鬬宛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爲戮將吏偕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仗節前

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䈥膠漆精良百選刀矟矛槍戟楯蔽櫓矢弩冑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盜黃河之水以滿隋渠南盡豫章之木以為船一船所載當中國車數十輛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獘空窶不足以支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捐五管一城足以

當賊有餘何至嘵嘵以煩執事者今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舉岱山壓鳥卵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諏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踊躍憤悱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攫鳥逸獸雖角牙爪嘴輕利足

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網罟獲之此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而有未可取也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圖授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狃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畀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此其理

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黃茅嵐霧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蚺蛇沙虱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今以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殭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粮食則亡臣請以漢賈誼之所論羌軍貿之暴師曾未

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輟畿内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陣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

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鱉蚌蜃之為餔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入安坐而待我若此雖十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習於車攻鬪於騎鬭蹈𨂻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土計地

若不容足縱行則絶首尾銜行則絶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猿狖上下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影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内禁卒周天下之材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氾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為一軍則少非同巷

長非並舍賚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晝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尫孱貧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羇旅之懐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足毋病也以

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士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粤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囂尉佗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竒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

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
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
浮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徳為伏波將軍出
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
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按圖灕水蓋出於
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即唐蒙所通道
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

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縁海而行隨山刋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髣髴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今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槪瀕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以粗修守禦

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
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據關守隘以老我
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持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
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邊
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關闢户誤我以利誑
我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
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遠以奇兵斷我後我進無所得欲
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

戰自恃輕勇悍亟分散四孽大則刼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彊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圖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羣獠又非固為交趾役也況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羣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以待之今見朝廷舉大兵

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超等輩乘驛持節以寛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禄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

衆無所用之謂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為三四間道絶徑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劒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絶以氊自裹轉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闢闗户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鋭伴從之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屯折隊伏於兩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

無追不勝疾歸棄金遺鼓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偕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尅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

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譬之丸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滅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之智顧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絶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曩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懼不勝使幸勝

奈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知此如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鬬穴中將内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𠃔曠而為樓船鬬艦浮於狂瀾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悸而況乘以倉猝微風揺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彊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水寇鑿舟沉焉

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窟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瘻安定苟扃靡零曲陽比帶稽徐西於龍編朱鳶封溪望海畀陬不毛方尺圜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鼊皮鮫草蕉紵桂蠹訶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攝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吏選仁厚勇略堪任

將帥者以為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别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欲為之報讐者聚為一卒有貧窮怨懟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胥靡負犯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安其水土便其

械用因其粮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獘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胷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己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踈外不知事體昧死

陳愚計臣謹上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十六